

# 俊义密勿 多士寔宁

jùn yì mì wù duō shì shí níng

【原意】贤才的勤奋谨慎,换来  
了百官的各安其位。

【注释】义(yì):治理,安定。

【新释】“俊义密勿”描述的是大  
臣们勤勉努力、专心致志地处理政  
务。在当下的社会环境中,这强调了  
团队协作和个体专注的重要性。无  
论是在政府机构、企业组织还是其  
他团体中,每个成员都应当有明确  
的职责和目标,并以专注和勤奋的  
态度去履行自己的职责。只有每个  
人都在自己的岗位上勤勉工作,整  
个团队才能高效运转,实现共同的  
目标。

“多士寔宁”意思是众多的贤才  
使得国家安宁。

人才是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的  
关键因素。一个国家、一个组织  
要想实现长期的稳定和繁荣,就必  
须重视人才的培养和吸引。要创造  
良好的环境,让各类人才能够充  
分发挥自己的才能,施展抱负。同  
时,也需要建立科学合理的人才选  
拔和激励机制,激发人才的创新活  
力和创造力。

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社会变化  
迅速。“俊义密勿,多士寔宁”  
这句千字文之句提醒我们,一方

面要鼓励每个人在自己的工作中  
勤奋努力、精益求精,另一方面要  
注重人才战略,汇聚各方英才,为  
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繁荣提供  
坚实的保障。只有这样,我们才  
能应对各种挑战,开创更加美好  
的未来。



这条河,将继续流淌,带着马鞍  
山人的骄傲与梦想,汇入长江,奔  
向大海,吟唱一曲永不休息的山  
河赞歌。

## 慈湖河的生态欢歌

初春,和父亲漫步在慈湖河  
畔,微风拂过水面,涟漪轻漾,倒  
映着两岸的垂柳与高楼。这条  
曾被马鞍山人称为“母亲河”的  
水道,历经沧桑,如今以崭新的  
姿态流淌在城东的土地上,诉说  
着生态涅槃的传奇,也谱写着城  
市与自然共生的诗篇。

父亲告诉我,曾几何时,慈湖  
河一度变成了令人掩鼻而过的黑  
臭水沟。河岸杂草丛生,污水横  
流,刺鼻的气味裹挟着工业时代  
的阵痛。十多年前,一场生态革  
命的号角吹响,市政府以“壮士断  
腕”的决心,整治散乱污企业,清  
淤截污、修复湿地,投入大量资金  
实施综合治理。经过多年持续大  
力整治,慈湖河生态湿地悄然成  
型,水质开始恢复提升,重现“碧  
水东流”的如画诗意。

如今的慈湖河,宛如一条翡翠  
绸带蜿蜒于城东。河面波光粼  
粼,如那青铜器上新铸的纹  
路;野鸭逐逐,拨开翡翠色的绸  
缎,白鹭翩跹,舞动优雅的身姿  
盘旋;红铁桥横跨两岸,如长虹  
卧波,与垂柳的柔绿相映成趣。

河流的复苏,滋养了城市的肌  
理,曾经的荒滩被赋予了新的使  
命——慈湖河体育公园,智慧步  
道记录着奔跑的足迹,足球场上  
跃动着青春的身影;儿童乐园  
中,孩子们的笑声与滑梯的斑斓  
色彩交织成欢乐的画卷。夜幕  
降临时,河畔的霓虹点亮了城市  
的温柔。广场舞的旋律、露天歌  
会的悠扬、柳荫下的家常絮语,  
勾勒出一幅“与水相亲”的市井  
长卷。这条河,不再只是地理的  
坐标,而是凝聚着城市精神的图  
腾,它见证着马鞍山从钢铁城市  
到生态诗城的转型,也承载着普  
通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慈湖河的变迁,是生态文明  
建设的缩影。它告诉我们:城市  
的生命力,不仅仅在于建设高楼  
大厦的速度,而在于与自然对话  
的温度;社会发展的意义,不仅  
仅是经济的腾飞,更是让每一滴  
水清澈,让每一颗心安宁。这条  
河,将继续流淌,带着马鞍山人  
的骄傲与梦想,汇入长江,奔向  
大海,吟唱一曲永不休息的山河  
赞歌。

我希望新的一年,看到的每一  
个人脸上都带着笑,聊起文学艺术,  
聊起生态文明,聊起社会治安,聊起食  
品安全,都很满意。

## 一只蜗牛要上天

从冬月,到腊月,竟多日未  
雨,但菜地并不很干。然而,毕竟  
是冬季,天寒地冷,气温较低,白  
菜、生菜、芹菜、菠菜、萝卜、黑  
头菜都瑟缩着,白菜叶、生菜叶边缘  
皆枯,残缺。苦菊干脆躺平,叶片  
贴地,不能吃了。紫菜倒是疯长,  
茎叶繁茂,可惜没用,我们吃的是  
草。菜地里,不用浇水,不用锄  
草,也不施肥;到菜地来,张张望  
望,铲点菜吃,农闲就这样被准确  
定义。

看到什么了呢?晚上,月光  
升起。一只蜗牛,爬上紫菜茎,坐  
在叶茎顶端,舒展触须,像一只狗  
坐在门口,仰望星空。它是独自  
爬上来的,这要些勇气。我怀疑,  
在夜深人静之时,它会拽着洁白  
的光线,慢慢地爬上天。

菜地北端,隔一道围墙,是安  
天小区,灯光或明或灭,风轻轻走  
过来,亲吻每一片菜叶,给它们唱  
催眠曲。而蜗牛,就着摇曳的叶,  
荡起秋千。假如风再大些,它也  
能荡到天上去。我用手电筒照  
它,像用追光灯追它,它坐在光  
里,纹丝不动。但我知道,它是装  
的,我一离开,它就会随风飞远。

想起去年冬天,蜗牛实施诺  
曼底登陆行动,对蔬菜发起全面  
进攻。我每晚都来抓它们,把  
它们就地正法,或者扔向远处。可  
是,今年冬天,蜗牛集体消失,我  
至今不明就里。

如果下午出门散步,菜地就  
是目的地。拨开浓密的叶片,抚  
摸或红或白的萝卜;理顺芜荬的  
茎叶,把它们红色的头发梳理整  
齐;凝视玉柱似的白菜,试图探听  
它们的心思;有时揭开塑料棚,闻  
闻芹菜的气息。我用自己的方  
式,打发闲散的时间。菜地南端,  
有块大石头,铺着阳光,是最理想  
的栖息地。

坐石上,望远处大片的麦地,  
望麦地尽头蔚蓝的天空,像陶渊  
明不紧不慢地锄豆,像梭罗在瓦  
尔登湖泛舟。我时常用手机拍蔬  
菜,发朋友圈,有时即兴写蔬菜散  
文,像美女画家写生。散文的字  
里行间,散发着浓浓的蔬菜气息,  
一个一个汉字,都是菜绿。我是  
腊月生,经历过几十个腊月。  
在腊月里,我与蔬菜息息相通,惺  
惺相惜。

每天的餐桌,皆以蔬菜为  
主。安步当车,晚食当肉。李天  
飞在《少年读西游》中说,为什么  
人想吃人参果,妖怪想吃唐僧肉,  
因为古人都很迷信,认为吃什  
么补什么。我吃了许多蔬菜,我  
希望自己像蔬菜一样活着。

眼下,春节就在眼前,我仿佛  
看见金蛇狂舞。有些朋友,陆续  
发布2024年度报告,成果比菜叶  
还多。我没有写。不过,我并非  
无所事事。我出版了一部专著,  
编写了两本教材,撰写了几篇论  
文,一篇获得安徽省社科联二等  
奖,一篇获得马鞍山市社科联二  
等奖。阅读了几十本图书,发表  
了几十篇散文,进行了几十场宣  
讲,涉及地域文化、读写知识、澳  
门回归纪念等。每天忙忙碌碌,  
每天满面春风。

那晚,看过蜗牛,从菜地回  
来,路灯散发着黄晕的光芒,车子  
来来往往,路旁公园里,散步的人  
一群一群。借着灯光,我看到他  
们脸上写满笑意。我希望新的一  
年里,看到的每一个人脸上都带  
着笑,聊起文学艺术,聊起生态文  
明,聊起社会治安,聊起食品安  
全,都很满意。

李天飞《少年读西游》中写  
道:“小说除了讲故事,还有一个  
功能,就是尽量为我们展开小说  
里的世界,让我们看看这个世界的  
各个角落是什么样的。”我想通  
过这些文字,展示一个真实的全  
面的自己。新的一年,我愿为蜗  
牛,努力爬坡,力争有所突破。  
一只蜗牛要上天。它能否如  
愿?

冯金城

玉兰染春

唐焱摄

# 采石矶

(总三二五期)  
投稿邮箱:masb@163.com  
投稿邮箱:masb@163.com



## 走进当涂老照片馆

当涂老照片馆坐落在东大街口  
水街南侧的一个巷子里。走进老照  
片馆,一幅幅近代时期的老照片展  
现在眼前。

民国初太平长江水师提督署  
署长全青山身穿四星上将官服的照  
片,威风凛凛,统辖着长江南北数省  
的治安。当年的提督衙门就在现在  
的当涂饭店位置,那条街叫提督街。  
从当涂走出的大导演苏里的照片温  
文尔雅,温和的目光平视过来,一  
派游子归乡的神色。他导演的电影  
《刘三姐》至今还深受人们喜爱。  
上世纪70年代的全国劳模乡邮员  
李文汉肩背邮包奔走在乡间小路上  
的照片,显示他一心为农民兄弟传  
递家书和报刊,不畏路远难行,数  
十年如一日坚忍不拔的形象。当  
涂文化名人书法家、作家王业霖  
的照片,画家朱月湖、迟明的照片,  
引起人们的回忆。他们人不在,他

们留下的书画仍是当涂本土的艺  
术瑰宝。解放初期的三条巷口几个  
满脸皱纹又笑容灿烂的老妇人的  
照片,折射出她们对新生活的美好  
期待。最令人瞩目的还是抗日战争  
时期的照片,新四军第二支队副  
司令员粟裕在大公圩指挥对日作  
战,站在他身旁手持望远镜观察前  
方的是陈毅。

当涂老照片是当涂近代史上的  
一个侧影,是这代人和下代人及后  
人不可忘怀的回忆,创办当涂老照  
片馆的是当涂姑溪初中退休高级教  
师龚正理。

这些老照片是怎样收集来的  
呢?龚正理老师少年时就爱好摄影,  
新华社记者来当涂拍照片,年轻的  
龚正理陪同协助,记者走时,留给他  
几张带编号的人们载歌载舞欢庆节  
日的照片。龚正理教的学生家长收  
集了些老照片,家长见龚老师喜欢

当涂老照片是当涂近代史上的一个侧影,是这代人和下代人及后人不可忘怀的回忆,创办当涂老照片馆的是当涂姑溪初中退休高级教师龚正理。

老照片,就送给了他。还有的老照  
片是他从搞收藏朋友那里挖掘来的。  
经年积累,龚正理收集到了1000  
多幅老照片。

一次龚正理到黄池参观访问,看  
见一个村子有村史展,陈列出一些  
老照片老物件,反映村子从解放初  
到改革开放的发展变化。龚正理心  
思一动,想到自己已收藏的老照片,  
不也是当涂历史的一个见证吗?就  
此动了办老照片馆的念头。

龚正理找到县里有关部门提  
议创办老照片馆事宜,得到有关部  
门的赞同。最后在县委统战部的协  
助下,选中提署社区一个幼儿园旧  
址作为馆址,经过简单装修,于20  
20年国庆节正式开馆。

当涂老照片馆在当涂是新鲜事  
物,很快就引起了本地市民及南京  
周边人们的极大兴趣,前来参观的

络绎不绝。2024年,台湾80岁  
的邢阿姨在女婿的陪同下来当涂  
寻根。他们来到当涂老照片馆,龚  
正理热情接待了他们。告诉邢阿  
姨,她的出生地当涂三条巷,就是  
现在老照片馆这块地方,邢阿姨十  
分激动,还用当涂方言把巷说成  
了“汉”。也是在2024年,全青  
山长子全道章的三媳妇带着女儿  
全信从美国回当涂探亲。在当涂  
老照片馆,他们看到全青山的照  
片,万分感慨。全信说,我现在明  
白了,为什么祖母对祖国念念不忘。

2024年11月8日,龚正理的  
“当涂老照片馆”入选中国传媒大  
学主办的“第十届中国口述历史国  
际周年项目大展”。

很多老领导、老当涂居民参  
观了当涂老照片馆,都感慨万千,  
他们高兴地拉着龚正理的手说,你  
做了一件大好事。

## 老易不易——“中国好人”易厚掌的故事

若非寻他,我此生或许与这片  
深山无缘。三月的陶厂镇西塔山,  
晨雾裹着松香漫过山脊。我们踏  
着露水走向山腰,一幢青灰瓦房  
隐现于林间——这是易厚掌守  
护四十年的“绿洲哨所”。门楣上  
褪色的春联在风里簌簌作响,仿  
佛在诉说着主人半生的跌宕。这  
位被乡亲们唤作“老锤头”的七  
旬老人,用破裂的掌纹丈量荒山,  
将4000亩焦土淬炼成苍翠。他的  
故事,是石缝里生出的倔强,是火  
劫后涅槃的传奇,更是一个时代  
的精神图腾。

血珠滴入石缝,竟催出点点绿  
芽。十年寒暑,两千亩松柏锁住流  
沙,他却不知,命运的野火已在暗  
处蛰伏。

1996年那场山火舔舐天际时,  
他跪在焦土上,攥着妻子临终前  
握着的半截树苗。火舌卷走了价  
值三百万的林木,也吞没了母亲  
与发妻。“下山吧!”乡邻的劝  
告被山风扯碎。次日,人们发现  
他佝偻着背,在余烬中栽下第一  
棵油茶树——那弯腰的弧度,恰  
似一张拉满的弓。

### 浴火重生,青山为碑的觉醒者

焦土成了易厚掌的“实验室”。  
他背着干粮三赴省城,在林业局  
门前蹲守五日,终为荒山讨来“  
生态药方”:油茶林间套种白木,  
防火道护身经济走廊,科研图谱  
在他掌心的沟壑里渐次铺展。当  
“以短养长”的嫩芽顶破灰  
烬,他独创的“石缝栽植法”已  
在十里八乡传开——手把手教  
乡亲们扦插,他总说:“根要贴着  
岩脉,就像人得贴着地气活。”

最动人的不是满山苍翠,而是  
他种在人心里的绿意。200亩“  
好人林”基地上,三万块志愿  
者姓名牌组成“活字印刷”:教  
师、学生、打工者的名字在松涛  
中翻涌,汇成新时代的“生态长  
卷”。通车那日,他摩挲着水泥  
路上的车辙印,对孙辈呢喃:“路  
是别人铺的,树要自己长。”这  
话随风散入山谷,漫山茶花应声  
而绽。

### 三代接力,青山不老的火炬手

走进易家瓦房,墙上的全家福  
泛着时光的暖黄:父亲肩扛树苗,  
儿子调试滴灌设备,孙子指着无  
人机航拍的林海——三代人的剪  
影叠成一座绿色丰碑。易厚掌  
系统,让每棵树喝上“鸡鸣时第  
一口山泉”;孙子设计的智能防  
火塔,用算法编织出“数字护林  
网”。

78岁的易厚掌仍保持着岩石  
般的作息:寅时巡山,辰时授  
课,午间两

碗糙米饭就着山风下咽。他抚  
摸三十年树龄的松树,像触碰儿  
子的脊梁:“年轮里藏着火的味  
道,你们年轻,要闻得出。”山  
脚下,他亲手栽的“传家树”已  
亭亭如盖,每片叶子都在讲述  
“愚公移山”的新章。

### 青山证道,一个时代的灵魂刻度

下山时回望西塔山,云涛在  
林海里翻涌。易厚掌的“不易”,  
恰是浮躁世相里最珍贵的“容  
易”——他信草木有灵,便用四  
十年等一粒种子的回答;他守拙  
抱朴,终让石头上开出最磅礴  
的花。那些“中国好人”“道德  
模范”的证书,在瓦房里摆成另  
一座青山,而他自己,早已活成  
山的一部分。

石破天惊挥汗雨,春华秋实  
种星河。此刻终于读懂了这副  
对联。在这追求速朽的时代,有  
人偏要以一生为尺,丈量永恒——  
所谓初心,不就是这般的笨拙  
而滚烫地,把人间写成青山,将  
岁月酿作传奇吗?

张和

### 一诺千金,石上种春的孤勇者

1985年的西塔山,像被巨兽啃  
噬过的残躯。三十四岁的易厚掌  
站在承包合同前,指甲抠进黄土:  
“山不绿,我不走!”他卖尽家畜  
换来三千株幼苗,举家迁入岩穴。  
从此,镐头凿石的叮当声成了大  
山的晨钟:破晓时挑水攀岩,星  
夜里扎草护苗,掌心裂痕渗出的

